

国学大讲堂
【楚辞导读】

潘啸龙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楚辞导读】

国学大讲堂

潘啸龙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楚辞导读 / 潘啸龙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8.1

(国学大讲堂)

ISBN 978-7-5078-2867-2

I. 楚... II. 潘... III. ①古典诗歌-中国-战国时代
②楚辞-注释 IV. I2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61126号

楚辞导读

著 者	潘啸龙
责任编辑	刘 微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40 1/16
字 数	175 千字
印 张	14.5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 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2867-2 / B · 62
定 价	24.00 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近几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讨论和历史评估，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国学”成为流行语。所谓国学，一般认为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深厚的民族土壤孕育出了博大精深东方文化，作为世界三大文化系统之一，中华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它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灵魂。

在六千余年的发展史上，我们的祖先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成就，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博大而深邃的国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凝聚了先哲们优秀的、具有恒久、普适价值的思想智慧。

明清之际，由于诸多原因，中国社会没能完成适时的转型，逐渐落后于西方。鸦片战争的失败，更使中华面临几千年未有之空前变局，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一直到新文化运动，无数志士仁人为救国于危难，有意无意地把寻找救世良方的目光投向西方，投向西学，传统文化遭到空前的冷落甚至猛烈的批判，连中医中药等物质文化财富也受到牵连。国学几乎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被指斥为近代衰落与灾难的罪魁祸首。

改革开放以后，中华民族的历史开启了新的一页，民族复兴的伟大潮流势不可挡。但当西风拂面之时，媚外的思潮也暗流涌动。好莱坞大片被热捧，屈原、司马迁蜗居墙隅。莘莘学子们的托福、GRE 高

分令命题者咋舌，而浅显的文言文却译得啼笑皆非。长期以来忽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恶果日益显露。

马克思说，人民创造历史必须“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同样不能抛开传统文化遗产。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有凝聚力。凝聚力的基础是人民具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根本来源于对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明确认知。

值得欣慰的是，在精深博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生生不已的变易之道，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大丈夫气概，民为邦本的政治哲学，正德、利用、厚生相统一的精神物质兼顾的文明观，等等，都是救治“现代病”的良药，开启今人智慧、滋养今人心灵的营养。

国学不腐更不会朽，它是清新而流动的活水，亘古常青，生机盎然。有鉴于此，我社组织学术界的一流专家，编辑了这套《国学大讲堂》。

学习国学必先学习元典。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元典。所谓元典，指较早产生并对本民族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元典是一种文化开始独立存在的标志，它塑造了该文化的核心内涵。中华元典大多出现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因为时代久远，这些先秦典籍大多文字古奥，令人望而生畏；无法探幽致远，自然谈不上反思和扬弃。为此，我们决定首先出版《中华元典导读书系》，作为这套“大讲堂”丛书的第一辑。

本书系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科学等多方面，分册导读，重点在“导”，力求用较短的篇幅，使广大读者对这些元典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既能发掘文化瑰宝，又可辨别、扫除障眼的糟粕。

本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的权威长者，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相信通过他们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阐释，广大读者会有多方面的收获。

由于编辑时间相对仓促，失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谅解并不吝赐教。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7 年 11 月

自序

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早期，先后耸峙着两座高峰：一座是“诗经”，另一座便是“楚辞”。“诗经”居北，古朴苍茫，俯瞰着一泻奔腾的九曲黄河；“楚辞”居南，瑰丽雄肆，拔出于流贯南国的万里长江。“诗经”、“楚辞”，实际上代表着春秋战国时代高度发展的中国古代文明。其所孕育和影响着的，也不只是独标一帜的中国古诗艺术，而是整个华夏民族的精神及其风貌。

“楚辞”的含义有二：一是指继《诗经》的集体歌唱之后，在南方楚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新体诗歌，它的创立者和继承者，便是以个人独立的创作，开辟了诗歌发展新纪元的伟大诗人屈原及其弟子宋玉。因为这种新体诗歌的杰出代表作，乃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的《离骚》，故后人又称其为“骚体诗”。二是指汉人刘向所编辑的以屈、宋辞作为主，兼及汉初拟骚之作的诗歌集，集子之名即为《楚辞》。

作为一种诗体形式，“楚辞”的滥觞大抵可追溯到传说中的舜禹时代。如《尸子》记载传为虞舜所作的《南风歌》，《尚书大传》所载《卿云歌》，以及《吕氏春秋》所记禹之妻涂山氏女《候人歌》等，即均有“托体兮猗”的特点。在《诗经》“十五国风”中，亦有不少诗章接近此体，如《召南·摽有梅》、《郑风·野有蔓草》、《魏风·伐檀》等。至于南方传唱的骚体民歌，如《沧浪歌》、《越人歌》

等，其出现亦在屈原以前。但是，这种诗体倘若不被伟大诗人屈原所采用和改造，并在《离骚》、《九歌》、《九章》等诗作中，放射万丈光芒，就不可能以其独特的形式拔耸于“诗三百篇”之外，成为“一代文学”之代表而雄步诗坛。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屈原视为“楚辞”的开山之祖，是理所当然的；汉代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张汤传”中，称屈宋之辞而冠之以“楚”字，也是完全正确的。

倘若单从诗体形式看，屈原创立的“楚辞”，主要在于打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句式，而代之以五、六言乃至七、八言的长句句式，并保留了咏唱中的叹声词“兮”。这就使“楚辞”的句式，于参差中见整饬，既富于“长以取妍”的声情，又扩展了它的涵容量。“楚辞”的体制，也突破了《诗经》以短章、复叠为主的局限，而发展为“有节无章”、波澜壮阔的长篇巨制。这就更适合表现繁复的社会生活内容，抒泄在较大时空跨度中经历的复杂情感。“楚辞”与音乐仍保持着较紧密的联系，所以在辞中时有“倡曰”、“少歌”、“重曰”的更弦发唱，结尾大多有“众音毕会”、“交错纷乱”的合奏所伴和的“乱曰”。

不过，倘若只将这些形式上的因素视为“楚辞”的特点，还未免是皮相之见。“楚辞”之所以称“楚”，最重要的乃在于它的声韵、情调、思致和精神风貌，带有鲜明的楚地特点。“楚辞”作家生活于江流清碧、翠嶂插天、“气象常并吴越”的南国。由于历史的原因，楚民族的发展较之于中原民族，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这里原始的“巫风”尚未消歇，神怪思想还相当浓重；楚人的民族性格尚未受到北方“诗礼”文化的约束，而更多倾向于“情感型”的躁急、偏执和狂放不羁。同时，由于它在历史上长期遭受殷人、周人的歧视和排斥，多次遭到侵伐和伤害，只是靠了自身不屈不挠的奋斗，才赢得自立于南方的独立地位，故其宗土观念、民族自尊意识也特别强烈。另

一方面，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原的理性精神，在南北文化的交流、撞击和融合中，又强有力地影响和冲击着南方，并在这片土地上，造就了一批富于革新精神和开拓勇气的志士仁人。而屈原，正是在深厚肥沃的楚文化孕育下成长，并受到中原理性精神洗礼，而巍然屹立的贤哲兼伟大诗人。

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屈原的创作，并使他所创作的“楚辞”，带有了既与中原文化灵犀相通的精神气质，又在声情、风调、审美取向和思致等诸方面迥然有异的南方特色。“楚辞”多“书楚语，作楚声”，具有北方人所不易诵唱的“清切”音韵，此其一。“楚辞”的表现色彩，受到江南山水的濡染和“巫风”对色彩的神秘观念影响，而带有瑰奇、富艳的特征，此其二。由于神怪观念的流行和巫风那“神游天地”的习俗影响，“楚辞”的构思往往“上薄旻天，下极黄壤。山川磅礴，巫鬼绣错。鞭电驾螭，阴阳百出”（清人杨金声语），带有“凿空不经人道”的浪漫奇思。故鲁迅总结其特点为“其思甚幻”（《汉文学史纲要》），此其三。“楚辞”的作者，无论是屈原还是宋玉，都是具有进步思想的贤人志士，但又处在朝政昏乱、国家危亡关头，或遭放逐、或遭压抑，这又使“楚辞”的情感表现，几乎都带有深切的“忧患”感及强烈的不平和愤懑之情，“骚人之文，发愤之文也。雅多自贤，颇有狂态”（裴度《寄李翱书》）。其审美取向，大多不同于《诗经》的“温柔敦厚”和儒家的“中和”、婉曲，而表现为狂放、激烈和悲亢，此其四。可见，“楚辞”虽然是一种新的诗体，但总结其特点，则必须联系它的实际作品，对上述四点作综合考察，方能抓住它所区别于《诗经》的独特风貌。其中，最重要的，除了形式上的特点外，恰恰是表现色彩、浪漫奇思和忧愤、狂放诸特征。这些特征均与独特的楚文化背景和楚国的特定时代相联系，与屈、宋的遭际和情怀相交织而同时呈现。失去了这种联系，也

就没有了“楚辞”。这也正可解释，为什么“楚辞”的传播始于汉代，而其衰落也恰恰是在汉代。

至于“楚辞”的精神气质，则与它的创立者屈原一样，虽仍带有楚人特点，却又远远超越了楚巫文化的相对原始性，澎湃着中原的理性和民主精神。《离骚》所表现出来的对历史兴亡的理性思考，对从卑微者中不拘一格“举贤授能”的大胆主张；《天问》对四方神怪异说的追根问底，对“天命反侧，何罚何佑”的怀疑和抨击；以及《九章》所表现的注重法治，对“国富强以法立”美政的追求，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楚辞”所体现的理想，表面看来，似乎总与对古代圣王贤佐的颂扬和怀念联系在一起，似乎带有相当的“复古”色彩。但其中所贯穿的，却并非是对旧传统、旧制度的固守或维护，而恰恰是一种改革求变、愤怒冲决旧传统的历史进步要求。这只要看屈原对帝尧任用伯鲧治水，所提出的“何不课而行之”的责问；以及《惜往日》对楚王“背法度而心治”的批判；特别是《离骚》等一系列诗作，对旧贵族党人阻挠变革、“非俊疑杰”，顽固追求私利和维护既得利禄的激烈抨击，都能感受到屈原站在潮流前头，推动历史进步的鲜明立场。在这场斗争中，占优势的是不知革新图强的旧贵族势力。所以屈原诗作中，又表现出当时改革家所共有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深切苦闷和孤独感。

现在有些研究者，因为楚文化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相对原始性，又因为屈原至死眷恋他的祖国，而不愿效战国策士的朝楚暮秦，便论定屈原依恋的是落后的文化传统，是站在历史变革对面为楚文化唱“挽歌”，他得到崇敬完全是由于道德、人格的感人，而非精神、理想的进步。这样的论断，尽管自以为突破了“政治性”的分析局限，注意了广阔的文化背景考察，其实却只是一种浮面的形相论断，并不符合事实。如果我们懂得“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

族文化”的原理（列宁语），懂得在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撞击和影响中，南楚也迎来了理性觉醒的光辉日出，同时结合屈原作品，仔细辨别屈原继承的是楚文化中的哪些传统，又在什么意义上突破了自身的固有传统，而与中原的时代先驱站到了一起；那么，其结论应该正好相反：屈原之所以得到崇敬，恰在于他的理想之进步和斗争精神之伟大；唯其如此，与之相联系着的道德、人格，才能给人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崇高之美，而为后世无数志士仁人钦佩和赞扬。

“楚辞”对后世的影响，首先是屈原作品中所体现的伟大“屈原精神”。屈原那“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探求理想精神，那“宁正言不讳以危身”、“虽体解吾犹未变”的孤身抗恶精神，以及“伏清白以死直”的峻洁人格和眷恋故国、以身相殉的伟大爱国精神，两千年来始终感动着千百万人民，激励着无数志士奋斗前行。“屈原精神”实际上已融入我们的民族传统，并与近世的“鲁迅精神”先后辉映，而汇成了我们永远值得骄傲的“民族魂”。

“楚辞”的艺术成就也是光芒万丈的。屈原、宋玉以其独创性的诗作，在中国古诗抒情艺术上作出了巨大的开拓和创造。那超越时空的神奇想象，那铺张扬厉的宏伟体制，那瑰丽缤纷的辞采和狂放悲亢的风格，在“诗三百篇”之外，又开出了一片全新的艺术天地。它直接孕育和推动了“一代文学”汉赋的诞生、发展，并对魏晋、六朝、唐代诗歌的繁荣产生极大的影响。不仅如此，无论是“建安之杰”曹植，还是六朝文学集大成者庾信，或是唐诗中拔耸而立的李白、杜甫，宋代的苏轼、陆游，以至近代的诗界巨擘龚自珍、黄遵宪，现代的诗歌“女神”郭沫若、闻一多，没有一个未受到过“楚辞”的滋养和屈宋的沾溉。

所以，无论从精神还是诗歌艺术发展看，“楚辞”和屈原，都带有笼罩历史的深远影响。不诵读“楚辞”，不了解屈原的精神和诗歌

创造，就不能完整理解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渊源和文化风貌。这是一份珍贵的遗产，我们应该在创造和开拓当代文化中，继承它、发展它。

这本“楚辞导读”正文，采用的是汲古阁刊本洪兴祖《楚辞补注》。所选篇目自屈原《离骚》至严忌《哀时命》，删略了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三篇，增附了贾谊《吊屈原赋》，排列次序按原本不变。作品文字大体按刊本原文收录，只在少数地方采用校勘所附异文，以使文义更加通畅易明。在作品“解题”和“注释”中，不少地方融入了我个人研究“楚辞”的心得，作了一些新的解说；而更多地方则采用了王逸、洪兴祖以及现代楚辞学者的研究成果。为简明起见，恕不一一指明出处。“导读”部分文字，则力求从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特色诸方面，作出简明扼要的分析或概括，有时也顺带涉及自己诵读中的感受和兴会。我不希望将“导读”写成太过浅显的层次分析，或索然无味的刻板介绍；而希望它们成为蕴含笔者感情、体会，并能给读者以某种启迪的随感文字。因而在写法上也不拘一格，不平均使用力量。倘若这一尝试能给读者多少有些帮助，我就感到非常宽慰了。倘若不太成功，敬请读者给予批评和匡正。“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对于含蕴丰富而又疑义迭出的“楚辞”，我们正可以在共同的欣赏和论析中，不断纠正可能的误解，徜徉在它的奇妙境界和思致中，以加深领略古贤的伟大志趣和情怀。

目 录

自 序	1
屈 原	1
离 骚	2
九 歌	21
东皇太一 / 22 云中君 / 23 湘君 / 24 湘夫人 / 27	
大司命 / 30 少司命 / 32 东君 / 34 河伯 / 36	
山鬼 / 38 国殇 / 41 礼魂 / 43	
天 问	44
九 章	65
惜诵 / 65 涉江 / 71 哀郢 / 75 抽思 / 80 怀沙 / 85	
思美人 / 89 惜往日 / 94 桔颂 / 98 悲回风 101	
远 游	106
卜 居	117
渔 父	121
宋 玉	125
九 辩	125
招 魂	141
景 差	158
大 招	158

汉无名氏	170
惜誓	170
[附]	
贾 谊	176
吊屈原赋	176
淮南小山	181
招隐士	181
东方朔	185
七 谏	185
初放 / 185 沈江 / 187 怨世 / 191 怨思 / 195	
自悲 / 196 哀命 / 199 谬谏 / 201	
严 忌	208
哀时命	208

屈 原

屈原（约前342~282）名平，字原。中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诗经》之后新诗体“楚辞”的创立者。战国楚人，原籍秭归（今属湖北），生于楚郢（今湖北江陵）。二十余岁即以“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得到楚怀王重用，任为“左徒”，参与改革朝政、草拟宪令、应对诸侯等一系列重大政治、外交事务。因力主变法、联齐抗秦，触犯朝中权贵，遭上官大夫进谗而被楚怀王疏黜，降为三闾大夫。在此期间，除悉心从事对贵族子弟的教育工作、热忱为朝廷培植贤才外，还曾于楚连遭汉中、蓝田战役惨败的危亡之秋，受命出使齐国，为重建楚齐联盟、解除强秦入侵之危，作出了重要贡献。怀王三十年（前299），秦昭王于攻城掠地之际故作姿态，约请怀王入秦武关“好会”，实欲挟持怀王签订割地和约。屈原拼死谏阻怀王赴会，与王子子兰等朝中权贵发生激烈冲突，终于触怒怀王，被放逐汉北。怀王入秦被拘，三年后客死于秦。屈原愤怒指斥子兰（当时已任继立的顷襄王国相）的误国行径，子兰恼羞成怒，因借手上官大夫再次诽谤屈原。顷襄王大怒，又将屈原从汉北迁逐到更加僻远的沅湘、汨罗一带。在长达十多年的放逐生涯中，屈原坚毅不屈，写下了《天问》、《离骚》、《九歌》、《九章》等一系列诗作，抨击贵族党人迫害贤良的罪行，揭露“腥臊并御”、黑白颠倒的腐朽朝政，表达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情志。楚顷襄王十六七年（前283~前282），当秦国

摧垮楚之盟邦齐国，楚又面临灭国之危，而楚顷襄王君臣依然醉生梦死之际，屈原痛惜于理想之破灭，决心以结束生命来表达他对腐朽王朝的抗议和与祖国生死与共的情愫。终于在农历五月初五，怀抱沙石，自沉于放逐之地的汨罗江中，享年约六十岁。

离 骚

题解 《离骚》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抒情长诗，约作于屈原放逐江南汨罗期间，时当楚顷襄王八九年间（前 291 ~ 前 290）。《离骚》的题义，“离”为离别，“骚”为忧愤。当是诗人于再次被放逐，在报国无门、痛苦无诉之际，写下的一首回顾平生奋斗历程的自传性诗作；一首倾诉着少年的憧憬，青年的参与艰难改革和壮盛之年即遭迫害、放逐的抒愤之作。《离骚》的情感内涵极为丰富：包容了充满希冀的理想追求及其破灭，遭受冤屈和不能容忍暗君、谗臣误国的怨愤，终于只能埋葬“美政”理想的绝望和绝望也摧折不了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孤傲与自信，以及对故国故土万死不变的眷恋深情。多种情感的交织，造出了一种既呜咽悲怆、激烈狂放，同时又坦然从容的浑茫气象。《离骚》以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为主线，以花草禽鸟的比兴和瑰奇迷幻的“求女”神境作象征，借助于自传性回忆中的情感激荡和复沓纷至、倏生倏灭的幻境交替展开全诗。《离骚》“出入古今，翱翔云雾，恍惚杳茫，变化无端”（明人赵南星《离骚经订注》），是被刘勰称之为“气往辄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文心雕龙·辨骚》）的“奇文”，在中国古代诗歌的抒情艺术上，作出了巨大的开拓和创造，“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指《诗经》）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①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②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③名余曰正则

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④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⑤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⑥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⑦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⑧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⑨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⑩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⑪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⑫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茝？彼尧舜之耿介兮，^⑬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⑭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⑮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⑯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齎怒。^⑰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⑱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⑲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⑳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㉑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㉒羌内恕己以量人兮，^㉓各兴心而嫉妒。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颀颀亦何伤？^㉔攀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㉕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緜緜。^㉖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㉗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㉘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鞿鞲兮，謇朝谇而夕替。^㉙既替余以蕙纁兮，又申之以揽茝。^㉚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